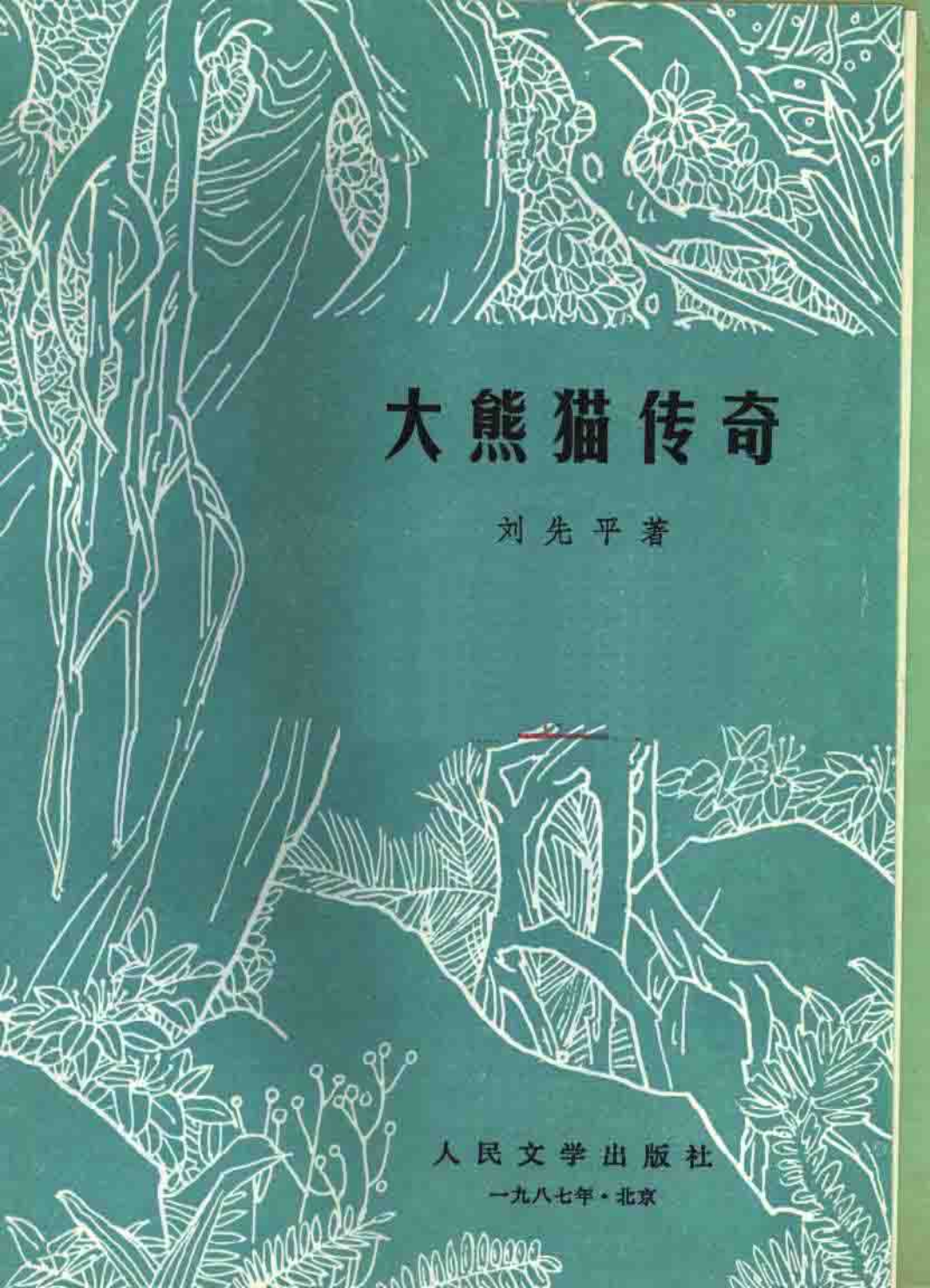


刘先平著

大熊猫传奇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熊猫传奇

刘先平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大熊猫，是我们的“国宝”，也是全世界人民关心的自然遗产。它的长像有迷人的魅力，它的栖息环境和生活习性颇具神秘色彩。

这部长篇小说写的是大熊猫的故事。七十年代，四川西部山区，大熊猫赖以生存的主食竹子大面积开花、结籽、枯死，大熊猫濒于饥饿、死亡边缘。牧民发现了被豹子追击的一对饥饿的母子大熊猫，在非常情况下，老猎人、科学工作者指点果杉小兄妹跟踪、救护它们；然而，偷猎者却将它们撵入漠漠荒原，豹子、红狼、猎狗也尾随穷追。一场错综复杂的追捕和救护，在冰山、雪原、森林中惊心动魄地进行着。

作品生动地描绘了鲜为人知的大熊猫的生活和动物世界的生存搏斗；反映了有关部门和科学工作者为抢救大熊猫作的艰苦努力。考察队员和少数民族的生活与爱情、川西高原的奇异风采、孩子们水晶般心灵向往的天地交织在一起，别有意趣。喜欢、爱护大熊猫的人们，都能从中获得知识和艺术的享受。

责任编辑：周 达 宝

大 熊 猫 传 奇

Daxiongmao Chuanq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8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3\frac{1}{4}$ 插页 4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10,700

书号 10019·4133 定价 3.15 元

目 录

一	雪山有声有色的风	1
二	溪耳洞泉	13
三	女神	35
四	有食铁的怪兽?	55
五	独眼豹	80
六	埋藏的蜜矿	95
七	五花海	111
八	真真假假	126
九	鄂尔斯姆的珠宝	143
十	强盗大胡子	167
十一	一掌, 又一掌!	188
十二	洞泉, 你在哪里?	209
十三	半个蹄印	231
十四	雪山倩影	252
十五	森林刁客	265
十六	恐怖的高山草甸	289
十七	突破重围	313
十八	火烧亚郎山口	332
十九	恶魔岭	356
二十	雪原蹄疾	380

一 雪山有声有色的风

这儿是雪的故乡；

山的母亲；

江河湖海的摇篮。

天，蓝得滴水。云，白得耀眼。太阳多情，纯净辉煌。鲜花，妖艳得炫目。

连空气也象是彩色的，弥漫着紫色，飘逸着苍绿，喷溢着虹晕，而日光却恣意纵横……

巍巍大雪山雄踞霄汉，银峰群立蓝天，周天寒光迸射。峡谷跌落，冰川浩荡。无垠的山野，漫漫的荒漠……犹如地球两端的极地。这儿是威严和壮美的集萃！

冰雪的底层，却汨汨地流动着大山的乳汁，激情澎湃，一泻千里。江河从这儿起步，谱写一部无尽的中华史诗！

雪线下，苍苍莽莽的森林追随着群山掀浪，跳动着蓬勃灿烂的绿的生命浪花。

一匹乌油油黑亮亮的骏马，低脊紧腹，扬鬃奋蹄，慄悍得如一弯强弓，铁蹄击石，直射高山！

骑手紧贴马背，时而趁它起跃的瞬间，抬头瞭一眼青色山脊，雪亮冰坝，这才露出一张黧黑、却不失秀媚的女人脸庞。

她已溶入了山原。

前面是最后的一道陡崖，阴森森的巨石狰狞，呲牙咧嘴。她

用掌心轻叩马颈：

“黑娃子，上山不跑，非马！上！”

马通灵犀，长啸一声，猛蹬后蹄……英气长贯的嘶鸣还在山谷回荡，它已跃上山脊，踏着碎步，喷起响鼻，陶醉在奋进后的轻松欢快中。

女骑士翻身下马，顾不得擦拭满脸的汗水，左手挽住湿漉漉的马颈，右手将糖果塞进马嘴：

“够格！够格！”

黑骏马将颈高傲地一挺，挣脱主人的手臂，又是摇头，又是扬鬃——摆脱这种爱抚。逗得骑手哈哈大笑。

只有这时，她满腹的焦愁才暂时扫除，透出心灵深处的喜悦。刚才似乎不是黑马驰骋，倒象她在飞步登山，使出了浑身蛮劲，累得热汗蒸腾。培育惯走川西山道、吃苦耐劳的特型马，是她十多年的辛勤，也可说是事业上的慰勉。说准确一点，是“业余爱好”。她选定黑娃执行这次特殊旅行任务，也有意要它在长途跋涉中，自我鉴定。

远山滚起隆隆轰鸣。大雪山腾起雪泡，迷迷濛濛，峡谷中涌满了飞旋的云流。顷刻，蹿出一股彩色的雪雾。是的，简直是五彩缤纷，如巨大的彗星，在艳阳下闪动飞旋的彩色光斑，拖着长长的尾翼，向山脊这边扑来。

冷秀峻急忙将黑娃牵到山脊下避风。还未在马边站稳，狂风已挟持雪粒，啸声裂帛，万炮轰鸣，掠过山脊……等她睁开眼来，风尾又反卷过来，急追风头，向西边黑魆魆的鬼谷席卷。

这儿的风也如雷霆，电光石火，有声有色，顷刻即来，能任性刮个十天半月，也能倏忽消逝。

雪山有声有色的风，极富感染力。乍到高原山野的人，只要

经受雪山风的一天吹打，脸上就留下了荒原的褐色，两颊印上红圆的印记，红艳得象桃花。有了这两块红的印记，山原才热情地接待你，请你享受粗犷的爱抚，梦幻般的奇境……

冰坝已堵在前面。一个漫长冬季风吹石打，加上炸药爆破的烟熏火燎，已使它灰黑油亮，若不是刀削般平滑陡立，很容易混为山口兀立的巨石。溪耳掉在谷底，只有这条两旁深渊拱起的山口通向外界，但它也是暴风雪的通道。连六月大暑都能冻结成高耸的冰坝。年年都要几十次的爆破，才能打开一个豁口。

冷秀峻见冰坝又把山口垒切得只剩一线羊肠，她利索地用牦牛毡子包好马蹄，牵住缰绳，谨慎却快步地踏上冰岩。黑娃挺自信地跟着主人，但当它瞥到身旁黑口巨张的深渊时，畏葸打楞了。冷秀峻急黑了眼。在这样冰岩狭道上走，容不得半点失神，只要马蹄一个歪翘，后果就不堪想象。但这时强拉硬拽吆喝，都会惊动马匹。

“黑娃子！”

低沉呼唤中，透出无限威严和亲切，神奇地唤起了骏马心中的高傲，它迈开了坚定的步伐……

走完了冰岩，冷秀峻才发现内衣都汗湿了。她翻身上马，一磕镫子，黑娃沿着山脊，跑起一溜小快步。蹄声格外清脆，敲响了寂静的山野。

蜀道自古艰难，李白曾将它视为天途。一千多年后的今天，青天已有路，然而蜀道之难，仍令人谈虎变色。它山旋水回，河流切割，纠结盘错成谷深山高。相对高差常在一两千米。暴戾的大风雪，肆意侵袭一折九回的山道。在这样的地方，现代化的交通工具还不能发挥作用，牧民们还只能“跨马走天下”！

下山，比上山更难。纵马下山，容不得一毫杂念、半点犹疑，

只要一个恍惚，那就会马坠人亡。

如果说刚才跃马上山，黑娃够格称上骏马；那么前面一段下山路，就要看冷秀峻的意志能否驾驭黑娃了！

其实，对这事，她倒没多少思绪。她的心挂在遥远的果城。那里有人在召唤——一个男人和一个孩子。男人不是她丈夫，孩子不是她女儿，但却都需要她的手臂。她必须去，迅速去。于是，安置了儿子，收拾了行装，牵出黑娃，在冷雾悬浮的晨曦中出发了。

眼下，她也没想到为了预防万一马失前蹄，稳妥的办法是放缰任马跋涉。而只是动手紧了紧马肚，拴牢容易颠掉的物品，就再次翻身上马了。

说她是骑手，无如说她在“导航”恰当。她先让“黑娃”小快步颠着。等到感觉出马背上有股特殊的韵律，向她身上传来，知道它的腿走热了，这才叫它改为快步；直到觉出那马已是她意志的执行者时，才纵马奔驰……

听着耳边呼呼的山风，马蹄快速的节律，她的心，充满劈波斩浪的快意。她是船长，挥洒自如地在陡峭的山崖巨石中航行。头顶有只雄鹰紧跟，多象追逐桅尖的海鸥。她要驾驭命运，就象任意驱使骏马前进……

直到高高的云杉林迎接，她才让黑娃放慢脚步。不是给它喘息，是自己要在林下考察。这时她感到热燥，脱下了厚厚的皮大衣。这儿的气候就是怪，垂直高差大，科学测定，每下降一百公尺，气温要升高零点六度（摄氏）。山上还未从严冬中苏醒过来，山下已萌动了春意。

蓝马鸡在左侧山坡，一声高似一声鸣叫。几只小鸟急匆匆飞去。松鼠在头顶红杉上跳动。雪还成片滞留在林间，报春花

却迫不及待地绽露花蕾。

但是，冷秀峻无意去探询这些春的消息，牵动她那双明亮眼睛的，是和小灌木挤在一起、铺在林下苔藓上的竹丛……

竹子。对了，信息是它首先发出。形状奇特的方竹、大肚罗汉竹，婆婆多姿的凤尾竹，异色奇彩的紫竹、金竹，亚热带荒漠中的刺竹、雨林中的藤竹……我国有一百多种，还是两百多种竹？仅这岷山、邛崃山系的森林中，就繁衍了慈竹、斑竹、桂竹、箬竹、箭竹、冷箭竹……几十种高山竹类。

那天，从马尔康开会回来，途径大雪山北坡，她在森林中看到枯黄的竹子；一片，两片。第三片枯竹，似是突然变成通红的烙条抽过来……她翻身下马，在森林中急匆匆查看：它是这片广袤大山的优势竹种，在一些小地理环境，还是唯一竹种。学名叫华桔竹。牧民们称为拐棍竹——它在主干上端分叉，砍倒剥枝后刚好是根合手的拐杖。

她找到了牧马人。

牧马人告诉她：去年拐棍竹五月开花，八月结了籽，丰硕得主妇们到林子采竹米煮饭，羊吃得不出林子，猪贪得不归圈，成了在山野流窜的野物。头场大风雪还未到，竹子尽数枯焦，象在开水里煮过一样。山沟里已发现两只饿死的大熊猫……

大熊猫，国宝大熊猫。竹子是它的主食，高山拐棍竹尽数开花、枯死，断绝了大熊猫的食物。饥饿导致大熊猫死亡——国宝消失……

冷秀峻失神地呆立，思绪纷杂得使脑子模糊一片……她隐约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召唤。或许只是一阵山野游荡的清风，森林中神秘的回声……不，它充满了焦急、悲愤，那是颗纯洁、刚强心灵的颤抖！

——她从老同学来信中，知道胡蜀锦又在挨批。事端起于去年他写了份报告，报告看到小片拐棍竹开花，这预示将席卷整个大熊猫故乡，危及大熊猫生存的一场严重灾难！

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好得很”、夺权夺得眼红的时候，有人得到这样的报告，真是如获至宝——这是送上门的靶子嘛！居然有人敢说即将发生一场严重的灾难，岂不是阴谋变天吗？于是，科学的预测，成了“蛊惑人心”的、配合“复辟资本主义”的谣言。

大自然却不理睬“反潮流”英雄好汉们的狂叫，事实，不幸被胡蜀锦言中了……

冷秀峻打马走遍了太雪山下的森林。她虽然学的是畜牧兽医，但还是将华桔竹开花、死亡，作了可能的详尽考察……

这边生长占优势的仍是华桔竹，但也都和大雪山那边一样，被开水煮过了，烫过了。只要脚杆一碰，都嚓嚓地折断，一根火柴，就能燃起席地大火。只有偶尔见到的箭竹，虽然未摆脱严冬投下的阴影，但却顽强地吐出绿色……冷秀峻的心，被烧灼得更焦急——灾情在蔓延、扩大！

经过长途跋涉，冷秀峻终于骑马到了果城。她贪婪地呼吸着柑桔园散发的清香，芬芳中浮来了温暖，甜蜜的回忆。别看现在枝头只有绿叶，待到秋风送爽，瞧吧，黄橙橙、金灿灿的甜橙、柠檬、蜜桔、鹅蛋柑、脐橙……压弯枝条，香透天地，连轻风、淡雾都是冲鼻的酸甜甜甜。篓里装的，街上堆的，河里淌的，全是水果。正如柑桔有辛辣的皮，苦涩的籽，冷秀峻的甜蜜温暖的回忆中，也有苦涩、艰辛……

她去找一位和她书信不断的老同学。不巧得很，铁将军把门。邻居说她出差了，她的丈夫在机关未下班。

虽然十几年没来过果城，好在也没大的变化。她走到学院，径直向教师宿舍区走去，找到了那幢已经很破败的楼房。

见到房间小门外，又安了扇用粗圆钢焊接的铁门，一股寒气逼到心上。她眼前浮起了监狱的铁窗。木门关着，铁门也上了把大锁。她紧张的心轻松了，可以避免见到他；然而又有点失望，见不到他了。怔怔地站了一会，她毫不犹豫地门上轻轻敲了两下。

房内没有回应。

又敲了两声。

沉默。

她突然想起了曾经熟悉的敲门节奏，心也怦怦跳动起来。她用手掌搓了搓发烫的脸，再用指合着心里回荡的节奏轻叩。

奇迹发生了，木门上方无声地露出一个小孔。

“晓青！”

沉静得叫人难耐。

冷秀峻想将脸凑到门上看个明白，中间却横隔了铁门。木门孔小，里面光线很暗。她又喊了声：

“晓青，我看见你了。你的小眼珠子正瞅着我哩！”

语气亲切，兴奋，还有股焦急。

“你找谁？”

似乎是从荒漠中，传来一个女孩胆怯的试探。

冷秀峻高兴了：

“你不是晓青吗？找你呀！把钥匙给我开门。”

传来头发和门板的摩擦声，象是竭力向外仔细打量。端详的时间很长。

“你骗人，我不认识……没见过你。”

“我的的确确是找你。也从来没骗过人。”

“骗人，骗人！你刚才就骗人！学着我爸爸敲门。”

冷秀峻刚才还在得意，但没想到给自己造成了尴尬。她急忙又象掩饰又象解释地说：

“我认识你爸爸。他叫胡蜀锦，教动物学，专门研究大熊猫。去年，他发现竹子开花，预报大熊猫将面临灾难，呼吁赶快抢救。对不对？赵诗英医生是你妈妈……”

“大字报贴在学校。大街上也有。谁不晓得这些事？”

冷秀峻为难了，她想起了被追赶到角落里的小麻雀，任凭你怎样哄，怎样吆喝，它都只是把头插在翅膀里不出来。她只得无可奈何地说：

“晓青，我想你，想看看你。把门打开，你就晓得我是谁了。”

“不，爸爸说不要开门，不要我出去。”

“一个人整天呆在黑房里，不把你憋坏啦？”

“我……我一点点儿也不想出去……”

“吃饭也不出来？”

“爸爸给我买了菜，我会烧饭……”

冷秀峻对这一家三口的命运太清楚了，否则，她为什么要千里迢迢赶到这里？赵诗英在这小小的果城中，算得上是位有名的外科大夫，人称“赵一刀”。有天，她在外科值夜班时，五官科的大夫突然来求援：说是一个喉头急症的孩子，急需切开喉管急救。那时医院的大批医生都被赶到了农村，五官科能主刀的，一位正在受审查，另一位当了医院头子，却四处找不到他。孩子的父母是工人，也跑来向赵诗英苦苦哀求：“死马当着活马医吧！”眼看孩子呼吸艰难，微弱，脸已被窒息得发青。赵诗英当机立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抢救。然而，终因延误久了，孩子停止

了呼吸……医院头头那晚正为夺卫生局的权去“革命”了，为开脱自己的责任，于是制造了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套到了赵诗英的头上。明明是见义勇为的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却被一副手铐铐进了监狱。当时的风尚，使他们唯一的孩子也成了“小反革命”……

冷秀峻一股酸辛直往上涌，喃喃地说：

“那我只好等你爸爸回来了。”她看了一眼门口堆的砖头，准备坐下。她感到十分累了。

“爸爸还要三天才回来。”孩子委屈、凄楚地抛出一句话。

“知道。他为抢救大熊猫奔波去了。”

“大熊猫，你也知道他是为大熊猫出去的？你看见过大熊猫吗？”象是个黑夜独行的人，碰到了同伴，孩子的语气变得亲切。

冷秀峻的心弦被碰击了一下，说：

“我亲眼看见过喝得烂醉，走路摇摇摆摆的大熊猫，还……”

“你又骗人了。我爸爸才喜欢喝辣子酒呢！喝一大瓶都不醉。没听讲过大熊猫喝酒，它到哪找到酒？”

“大熊猫喝的酒，不辣嘴，它清凉凉，甜丝丝，哗哗响地流哩！”

“那是水，不是酒！”

“大熊猫把它当酒啊！前年秋天，我到西山钱家磨沟采木耳。忽然，前面竹林飒飒响。这下，把我吓惨了，以为碰到了马熊。那家伙走起路来，沉沉的，是傻乎乎的大力士，一掌能打断人的脊骨。我没带枪，只好趴在那里，大气不敢出。没一会，有个野兽的头从竹林里伸了出来，雪白的脸上两个黑眼圈又大又亮，竖起的耳朵黑得冒油、闪亮。”

“是大熊猫！”

“你真聪明。真是头漂亮的大熊猫。它眼都不斜，笔端端往

溪里走。我以为它要洗澡，可水刚淹了腿弯，它就停下，把嘴插到水里，吸溜溜，咕噜噜地象是喷水玩。再一看，它的肚子吹气似的胀了起来。是在喝水哩！这不成了抽水机吗？

“我正想着，只见一道黑影子从天上往下扑，哗地泼了个大水花。大熊猫不情愿地抬起头，看到是只斑鱼狗飞走了，它脚都不挪印子，又低下头去喝水，活脱脱酒鬼的馋相。直喝得肚子圆鼓鼓象个大气球，它才上了岸，往山沟里走，摇摇晃晃，踉踉跄跄，哼哼唧唧，晕乎乎，昏沉沉，走三步停两步。我想起牧民们说的故事，看来准是碰上了醉熊猫。醉熊猫，出名地憨，只顾贪嘴，不顾醉了后的危险，别说碰到豹子、豺狗群，就是一只蜜狗也能把它对付掉……”

“哎呀！它是我们的国宝，要保护呀！”

“我也是这样想呀！可又想不出好法子。要在这里看着，天晓得它多会儿醒来？再说，来了其它凶残的野兽，我也没法。只好折根棍子，壮壮胆。先是可着喉咙咳两声，它象聋子，不理不睬。我又踢打得树枝哗哗响，它也只偏头望了眼。我胆子大了，走到它跟前，它也没呲牙咧嘴，更没跑，只是醉醺醺地哼哼哈哈，比羊都温顺。对付牲畜，我有办法，你猜，最后怎么着？”

“你把它扛起来了？”

“我没那么大的劲，也不敢。它发起脾气来，豹子都怕……你想不到吧？我把它当羊一直赶到牧民的家里，要他们等它醒了，再放到山上去。”

刚传出一声笑，又立即被只手捂住。虽然隔着一道门，但冷秀峻还是感到孩子对醉熊猫的结局满意，提着的心放下了。

“你在哪工作？”

“离这里很远、很远的溪耳呀！”

“溪……耳？”停顿了一段时间，才接着问，“那儿有森林，有牦牛，有马群，有大熊猫……”

孩子象是在挖掘记忆，这触动了冷秀峻：“你爸爸没说过你在溪耳有亲戚？”

“我没有奶奶、爷爷、外公、外婆，连舅舅、伯伯都没有。要不，怎会把我锁在屋里？”

“你爸爸从来没说过，在大雪山下的溪耳，有你的一个姑姑？”

“姑姑！……啊，姑姑？你别急，等等。”

急速的、很响的脚步声，再也掩饰不了孩子的喜悦，只听里面一阵翻动抽屉、橱柜的声音：大概是在拿钥匙吧？

“你站远一点！”孩子象下命令。

冷秀峻愕然！

“唔，你站得太靠门了，看不清你的脸——你别生气。”孩子是乖巧的，明显的歉意，都在语气中。

冷秀峻松了口气，但还是不知孩子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时晓青说话了：

“这上面，她的脸要比你的长一点，又瘦又小。和我一样，也扎两条辫子。她象是看到一条大蛇，吓得躲在我爸爸的身后。”

冷秀峻只觉得浑身的热血，呼地一下都涌到脸上……蓝天，白云，潺潺的香溪，笼烟的柳条，河滩上茵茵草地，喧闹的团日活动，“淘气鬼”的恶作剧，偎依在胡蜀锦身边的甜美……这一切都被摄入那张照片上。那时，他俩是同班同学，然而，他们的友谊又超过了同学，是纯真的初恋。任何时候想起，都禁不住心头怦怦颤动。那时，她是那样娇弱，胆怯，一条毛虫也会吓得她泪花直转。当教师的爸爸，在“冷秀”的名字后面特意加了个“峻”

字。可是，这个“峻”字开始真正注入了血液，却远非是爸爸当日的意愿。她和胡蜀锦的爱情之舟也在险滩暗礁中倾覆了……她既清楚，又懵懂自己判若两人的变化……

“你干嘛脸红了？”

小女孩挺认真的话，才把冷秀峻的思绪拉回铁门前，想到了此行的目的。在欺骗、冷漠、怀疑气氛中成长的孩子，对人世间是难以置信的审慎。孩子一切疑团没解开之前，别说要把她带走，连重重的门扉也永远向她关闭。况且，等到下班时间，难免不会撞见别人，引来节外生枝的麻烦。

“照片上我才十六岁。我不能老是不长大呀！你也要长大的，和你爸爸一样高，或许也将有他的力气大。二十多年了，大雪山的风，还不把我吹老？你要还是不信，就把照片翻过来，背面上一定有我写的字：‘热爱祖国的每一片绿叶，每一条小溪，每一座山峰。’你的名字，就是从它化出来的呀！”

屋内一阵手忙脚乱的、翻动相册的瑟瑟声……

“真的，你就是我姑姑。姑姑，我的姑姑！”

在透不过气来的喜悦、兴奋、激动的喊叫中，孩子把钥匙交给她了。冷秀峻怎么努力，也抑制不住闪着金光的钥匙在手上跳动，她感受到了它千钧的分量——纯洁的信任……

房内，是急切的打开一道道铁栓的声音。

若一个人的心灵外面，是重重大锁；里面，是一道道门闩，那多可怕！

二 溪耳洞泵

蓝蓝的小溪，从雪山上流下，一路欢蹦乱跳，喧哗嬉笑。银白雪亮的水花，在山谷奔涌旋转，在蓝色的水流上纵跃腾挪。这在牧民的眼里多象草场上奔驰的骏马，他们爱马如命啊！

白马溪的水，滋润着达布人豪放、热辣辣的歌声。

白马溪踏得山岩秀丽，催得草场百花怒放，染绿山坡、莽莽森林。白马奔到亚郎山的山腰腰，撒蹄拐了个弧形大弯。从山下往上看，亚郎山长出个马耳朵。这儿草肥水美。牧民说：这是白马给达布人的祝福。牧民们从森林里伐下云杉，打了板墙、盖上板瓦，扎根溪耳部落。改称溪耳大队，这是四十来岁的人都还记得的事。

在溪耳壳廓石崖上，建了幢青砖青瓦平房。站在门前，能把下面的兽医站和部落的木屋子看得清清楚楚。优越的位置，表达了牧民们对兽医冷秀峻的敬意。多年来，这个只有母子两人的家庭，象山上的云杉林，端庄、宁静、葱郁。一个多月前，来了一位新客，带来了喧声笑语，拌嘴磕牙。生活响起了新的乐符，转起新的旋律。

吼了一夜的狂风，在黎明前停止了愤怒。晨雾刚从山下木屋屋顶升起，石崖上已响起了男女童声二重唱。你听：

“晓青，你这个懒羊！蓝马鸡叫得蓝天扯霞，雪山顶上披红，你还赖在被筒里！快起来，看看昨晚你干的好事！”